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第二首時歸在陸渾莊

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濟子禮切水名禹貢有濟河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此同州水名濟州屬山東避禄山之乱奔乱無時病去憂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行在如狂人尔以

居東故根与水東流也

且喜河南定

謂至德二載復東京故喜也

不問鄴城圍

時史思明據鄴九節度以兵圍

之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公因天宝十四載乙未冬因

而相別至乾元戊戌是為三春而望汝歸也

故園花自發

言無主也

春日鳥還飛

言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乱離不得羈也

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爲心厄苦

直若一

父念與

存亡

與一作故

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妾別本作室

舊大知愁

恨垂頭傍我牀

述異記陸機有大名黃耳機在洛謂大曰我家絕無書信以竹筒繫書大願不使走向其家

作答內竹筒中仍馳還洛

贈衛八處士

按唐史拾遺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交善賓年最少小友今據甫此贈衛八

二云昔別君未婚則知此詩乃非贈衛賓乎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商

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商一西間隔餘引送尚二十五計詩又如參商

能幾時

漢武帝秋風賦少壯幾時柰老何

共此燈燭光

一作共宿

少壯此灯光

驚呼熱中腸

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甫少時挑別言故舊半死爲鬼是以驚呼內熱安知別來片紙經二十載復得再登衛八之堂乎

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

父執者父之執友。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

陳作未以已。

驅兒羅酒漿。

漿作此。

一夜雨剪春韭。

非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豳人穀食水，以陵陰之水，以剪茅前，折斷腸，擗柳南史周頤，隱鍾山，士儉謂曰：「山中所食，新炊間黃粱。」

何者？鼎盛曰：「春初早，非秋末晚。」崧梁米之精者，而曰新炊，非陳米也。主人重客，故破夜雨以剪春韭，復加薪燃之，梁其勤意之真，可好也。按陶隱居本草：「正苗初拔，出青蕷德大毛長，公米们，稱於白梁襄陽竹根，梁是也。食之益脾胃。」

里回會，牙期古詩會，卓犖可知。

一舉蒙十觴。

今作累十觴，非是。

明日閨山嶽，出事兩茫茫。

故意長。

謂感其故舊之意也。

主稱會面難。

曹植詩：「三十金盞酒，冉冉傳遠道。千

言亭之最高也。尔雅釋云：「山未及上曰翠微。」

秋日亂清暉，山崩石。

魏風河水篇：「清旦連漪。」毛長傳：「風行水上，成文曰：健張景陽露。」

歌山樹，清連曳水衣。

詩：「魏風河水篇：「清旦連漪。」毛長傳：「風行水上，成文曰：健張景陽露。」

紫鱗衝岸躍，碧鰐護巢歸。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熱。

肅宗全德二載，甫自賊竄歸鳳翔，謂帝。帝授

罪帝敗，甫為華州司功。即乾元元年也。是年七月，任華州北地旱，

於七月六日，猶然被甫同意以譏羣臣，不明賀闈進明請。第太子帝

併以公甫是

故用被逐也。

對食暫殮還不能食。

蔡琰詩：「飢當

足蠍。

一作常愁。夜來皆是蠍。」

許竭切，甫意以蠍。喻說人蠍毒。

虫信，佞故有是言也。

每愁中夜自。

說人之為害必陰中之幸，人所不知。

故自足，况乃秋後轉多蠍。

論語：「云東帶竹於朝。」孟子曰：「不得於君則熱。」中甫自負謂可。

相仍。

東帶正於朝。今乃日逐使之困於薄書米鹽之賤。免不熱。

中而大。

南望青松架短壑。

作絕。

安得赤腳踏層冰。

甫既

志遂欲棄官南歸，以青松架乎短壑之上，跣行重陰，積聚之地。

以罷此煩熱也。東朔神異記：北方有層冰，万里冰厚百丈。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歲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蟬逢秋正得其時歲於是月已如客之將辭秋也甫自喻如秋後之歲益言日月端邁節叙更變老之將至而平昔隱居之願未獲酬素志而年已半百矣豈不惆悵也哉雖然弁官亦由乎人何必拘於形役而爲形體之虧耶昔陶潛棄彭澤令賦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恬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亦是意也觀此二篇作於乾元元年而一年果棄官之秦州矣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
死別不過吞聲飲恨一時之思也 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
求王璘誅白坐罪當誅 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歸陽潯
陽屬江南道今之江州南少方也故址多瘴癘 逐客無消息
家客時自見果故云象客故人入我夢
韓非子六國時張良與叔噲便於夢中往尋但得至平道明我長相憶 高惠一人爲友每相思
助殊不知路遂同如此喟
樂府詩夢見已在旁不覺見上也那

有加飮食下恐非平生鬼

疑其已死也

路迷不可測

作凌魂

外

楓林青

楚岸多楓謂白朮自南楚而來也

鬼返關塞黑

憶一作夢關塞指同

州用時卜居同谷謂

滿屋梁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月初升照屋梁

猶疑照顏色

劉原父云此詩人第一格李詩

之險恐白羅縕溺之患也

白朮自同

君今在羅網

何以有羽翼

以或作以何有羽翼飛騰至此

落月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有鱗曰蛟龍蓋言南海風濤之險恐白羅縕溺之患也

浮雲蔽日行遊子久不至

浮雲指謠臣也游子指李白也然

白朮不復詔還良由謠臣蒙蔽

促寫促言不苦道來不易

江湖多風波一作秋多風

舟楫恐失

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顚

頽頽通依憔悴言士大夫雖多徒竊祿位而已不若李白之才故戴惜斯人不宜使之憔悴也

執事云緝懷網之密鑑及無罪也老子將老身反累少年見重於玄宗

賴

不若李白之才故戴惜斯人不宜使之憔悴也

議憲網之密鑑及無罪也老子將老身反累少年見重於玄宗

至使御手調羹龍巾拭吐不

千秋萬歲名

柏譚新論雅門周孔

意今日暮年久爲才所累也
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二三曲嘗君尊

貴乃如此乎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益哉

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用

行不見用身後有名不過亦之寂寥之鄉果何

予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東爲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

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昔如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虔

時虔爲賊所得僞署以官職平晉死流台州

天台隔三江

子雲賦曰天台山在台州山東路也名山畧記天台山是定

曰楊子江三江光寺諸佛所降葛仙翁山也三江一曰錢塘江二

曰吳松江一作江言無拘束也南越志鷗水鷗

也何勝詩可於雙白鷗朝夕水上遊

非

水上鷗

作爲宣子斜

切免罟也

子云賦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東爲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

作爲宣子斜

性命由他人

由人不由己也

昔如

顧盼而山鬼獨一脚

魯語木石之招夔螭韋昭注木石謂山

效人声而迷惑人也釋名山精

予曰夔博物志一足曰夔螭也

大者百餘斤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

海經夔螭色如綬

名反鼻蛇

之也荀子賦

今若置中兔

若

悲辛但狂顧

在人

夫子嵇阮流更被時

之士所疾苦阮籍傳籍字嗣宗母終能為青白眼見嵇喜來

平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按

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

海鵠微小吏

台

在海之隅司戶乃小吏也

謂其老也潘安仁秋興

眼暗髮垂素

賦素髮颯以垂領

謂其老也潘安仁秋興

州

賦一作黃帽映青袍黃帽乃竹籜冠也後漢禮儀志八十九賜玉

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謂之鳩杖鳩者不噎之鳥欲使老人不

噎也

非供折腰具

可以供折腰之具也晉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憮歎曰吾不能

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曲小人

乾坤

日分守易前期勿言一杯酒明日

見我故人遇人按甫集有贈

難重持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

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相望無所成

甫居西處居東相望

老各無所成就也

乾坤

莽回互

其身若無所咎乎

天河

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銀漢星漢

向漢銀漢天建漢唐銀河終河也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

轉作最

縱被微雲掩終能永

夜清

能一作當以偷賊人爲群小所蔽掩終不能害其明也

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

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各諸記杜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所在

纏纏

夜清

安何事渡河

卽南華牛明日失所在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

五十韻

賈嚴二公皆貶官也按唐史賈至慰安浦入京兆尹貶巴州刺史

至德二年坐房琯罷

衡嶽啼猿巴州鳥道邊

巴州居山嶠之險也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龙編縣自石興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猶無至人

才子遠

此以賈誼前司馬之不見用也按賈誼傳道離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至太中大夫諱之萬害之

開闢乾坤正

復兩京也

榮枯雨露偏

言恩澤不均及二公而被謫也

長沙

帝以誼爲長沙王傳

也按嚴光傳光字子陵少上

才子遠

此以賈誼傳道離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至太中

武同游李光武即位遣使聘之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目仰除爲諫議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更爲嚴陵瀨顧野王集

也志上里瀨在東陽江下与嚴陵瀨相接桐庐縣南有嚴子陵釣魚

夏今山瀨有石臨水上可

坐十人名爲嚴子陵釣壇

也自此以下皆甫自喻唐宗即位靈

武庚自賊中竄身歸至鳳翔蓋帝行在

謂奉使之未還則恨无服

蒼茫城七十

謂祿山反向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

也前後數食其馬輒下齊七十餘城

劍指蜀之劍閣

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二十里之遠

也或引莊子斬孝文王有劍客三千餘人誤矣

討胡愁李廣

謂討胡之未捷則愁

不能用也

也便信哀江南賦猶有臺之伏

小儒輕童卓有識笑符堅

託言也昔董卓符堅二

人雜處竟無成立故甫與有識者皆嗤笑之以偷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按後拔董卓傳卓因暴牙道忍性狂精擢用群士以尚清韓馥

為冀州刺史馥到官廟表紹之徒十餘人各具義兵同盟討卓後王允使呂布刺卓又十六日春秋西秦苻堅遣衆伐晉遂至被敗折舊

頭胡星也

鮮卑得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

浪作禽填海那堪血射天

此皆言安史之
不知量而亂華

何異精雋之墮海帝乙囊而射天王山海經發鳴之山有鳥名精雋本赤帝之女嬉遊於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雀禽名曰精雋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述異記精雋一名誓禽誓不飲東海水故也一名號禽又曰志鳥俗呼女雀江淹詩精雋鵠不石誰能測幽微又史記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革囊盛血而射之曰射大武乙獮於河謂之間雷震死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左氏傳荀子卿曰夫戰氣也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陰散陳奢北晴重天白顛賊時

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望見春
麥郭晳曰氣佳哉穀之葱人然
虎如麒麟受玉鞭言辟才爲帝駕御也
子櫟云顧麟以言御馬
鹿鹿按蘇鵠昭陽雜編代宗嘗賜郭子儀九花馬紫
玉鞭又云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中得宝匣
中獲玉鞭其未有文七軒王鞭即天子中異國所獻端妍
節文尤可鑒物侍臣

伏皇戰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上後因以名鹿王鳴晉書宣帝內八
駒馬四千條匹一日風靜天雲有羽鶴飛至既化爲青衣童子騎一
大馬乘花動朱樓零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憮故老
空而去

庚子年秋祭九原
漢室陵哭廟志風急
心故老之臣爲之垂淚悲感之風剽
然而生矣朝正
朝正靈景鮮朝直遥反正諸成功謂元日朝會而天氣清明也
月分梁
漢米梁漢間所貢賦之米帝以月給百官廩俸也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
春得水衡
錢得亦作給水衡掌山澤之賦春得水衡錢以供國用也漢宣
金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供之起第院應郡曰水衡與
竹皆天子私藏耳內禁繁於頴頴渠水之名
官莎軟

官莎乃官苑之草

入一作更甫言与賈敬於收京之後同拜恩榮出入朝省以肩相隨也書畢陶拜手稽首觸言曰怠哉曲礼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著華堂醉

言同堂

而飲也

燭而夜話也

或

燭而

晚

著華堂醉

言其被

纏齊兼秉燭

並

深期列大賢

所以極言二公之才

秉鉤方咫尺

詩小雅秉

徒可以為宰輔也

徒可以為宰輔也

國之鉤左

氏傳天威不

燭翻再聯翻

燭所介切前第用也言為宰執不遠而

徒可以為宰執也

乃謫去如鳥之燭翻不能高飛也淮

南子乘

鳥燭用禁掖朋從改

改一作換言友舊皆改秩節也

微斑性命全

甫坐論房琯不

宜罷相房爲華州司

以親密得侍視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

乃謫去如鳥之燭翻不能高飛也淮

首伏青蒲上以謙孟康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

甫自歎弟子貧原憲

甫言其貧始原憲也

白髮竟誰之

甫老也

伏生年九十餘師資謙未達鄉黨散何先

言賈嚴既係師資以清教于齊魯

猶且未達況甫在

鄉黨之序所事於賈嚴

舊好脇堪斷

公懷一二子士謙切棚有夙契也

新愁眼欲穿

言其直也

比正人端士有斷絰言

公勦二子翠乾危棲竹

虎居塞切枯也

白髮竟誰之

甫言其貧始原憲也

遭新謫也空拳之句

甫言其貧始原憲也

白髮竟誰之

甫言其貧始原憲也

織詩賦幾篇指屬嚴定知深意苦冥使衆人傳目錦無停

言其直也

新愁眼欲穿

比正人端士有斷絰言

如相鵠既不空拳期於必中則鵠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

當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之至也

白髮竟誰之

比正人端士有斷絰言

終微眇謂嚴雖典郡治中實棄捐

謂賈雖治中即司馬

也謂賈雖任治中實爲擴

越分有所求也謝靈運詩居常

置別駕治中從事圉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爲相謂使者曰取去無故汚我曰傲吏比

謂身雖爲吏而其志高傲未嘗

以待盡處順故安排郭璞游仙詩然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爲漆

漆樹也晉職官志州

安撫求傲吏

言身雖爲吏而其志高傲未嘗

以待盡處順故安排郭璞游仙詩然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爲漆

漆樹也晉職官志州

展歸田

言秉刃將歸田園也

白髮竟誰之

比正人端士有斷絰言

用是欲去國也古樂府去後復去去

之玄妙不可知

白髮竟誰之

比正人端士有斷絰言

逝矣

言歸去不復仕也後高
帝曰吾亦援此逝矣

吾道終焉

終窮也孔叢子曰
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隴外翻投跡

言吐蕃復入

魚陽復控弦

言史思明再

笑

爲妻子累廿與歲時遷

甫復爲妻子所累是以客居秦州廿与歲時遷移也

親故行

稀少兵戈動接蹠他鄉饒夢寐失侶

自述切逆遠行不進貌失侶言高賈嚴問隔也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同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平道即迷不知路

親故行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

安樂

如公盡雄後志在必騰

一作如公尽憂患何處有陶輞樊騫本作如公仄雖後何事負陶輞

騫

通株倫切高張

山寺

天水圖經隴城邑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之姪仇草堂在東柯谷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山形如積麥

佛龕旁石閣遙回旋上下千餘尺蓋麥積

之野色也鸚鵡隴外所產山下水可勝

野寺殘僧少

寺謂瑞應寺也

山園細路高麗麝香眠石竹

麝香小烏隴蜀

入謂之麝香鶴或云鹿也石鷦鷯啄金桃

郭璞山海經贊鸚鵡鶴惠鳥棲林啄桑果物

竹潔竹花也僧舍多種之也

鸚鵡武志鷦鷯三種交

州巴南及有之

亂水通人過

水或作石非是小雅擇水正絕流

亂縣崖置屋罕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纖一作秋

示姪佗

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

七月秋風起八月秋風高至九月則風落也

君來慰眼前自聞茅

屋趣

花先卜

只想竹林眼

甫欲得与染東河佐共住也

滿谷山雲起侵籬澗

水懸嗣宗諸子姪

一作阮

早覺仲容賢

晉阮咸字仲容鮑之姪也鮑字嗣宗性疎

佐還山後寄二首

山晚浮雲合歸時忍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

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諱踪嬾叔須汝故相携

賴而仲又放蕩不檢去
私康絶父書性復

白露黃粱熟

礼孟秋之月白露降

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

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本草久矣子生少室山獨

英子川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爾雅釋草有戎葵郭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也

老人他日愛正想

渭流匙

幾道泉澆圃

澆堅堯切沃也

交橫落慢坡

分引泉水灌園故交潢而落慢坡言坡翠如緑

慢威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

香芰即菱也

武陵記兩角

日菱三角四角曰通林帶女蘿

女蘿乃松蘿者也

甚聞霜莊白

胡盡

介切葷菜葉似非

重惠意如何

宿贊公房

賀京師大雲寺士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

按頭陀寺宗禪法師擁錫來游大智度論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錫杖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錫杖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釋氏要覽昔高僧隱峯傍五臺山出淮西

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挂錫

松遊從亦其比也今云霜

昔慧遠法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甫平昔與贊

秋風

已颸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昔慧遠法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甫平昔與贊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逆爾

力

放逐寧違性

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逆爾

虛空

不離禪

離去聲雖謂在空虛之處亦禪家固所旨

相逢成夜宿彌月向人圓

寄萬三十五詹事

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惡其才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

兵戈久索居

李令伯陳情表索索各切散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來如宦達

呂本寧自達

歲晚莫情踈

言無隨世態也

天上多鶴

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鷗足上有繫書過古不切呂氏春過半百

不寄一行書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行人邊秋一鴈聲

鴈喻言其兄弟隔絕遂孤也

露從今夜白

風土記八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

分散一作羈旅公有二弟方賊亂時一在滻州

過半百

秋人之壽不過百

無家問死生

亂離流落故無家也

寄書長不達

况乃未休兵

南部新書此公流竄秦龍詩也

雨晴

天外秋雲薄

外一作際一作水秦州曰天水州記曰郡前湖水夏不能秋不病

從西萬里風

今朝好晴景

庚信詠昇風詩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

久雨不妨農塞柳行

疎翠

嵯峨

一山梨結小紅胡

加樓上發

張祐

人齊指處

一

鵬落高空

即事

聞道花門破

花門即回紇也按唐地理志甘州刪丹縣北度張掖河西西北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流禹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此三百里有花門山保山又東北千里至回紇營帳集有留花館詩

人憐漢公主

生得渡河歸

回紇助順討碌山收長安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幼女寧死公主下嫁明年可汗

秋思拋雲鬢

作鬢

腰支賸寶衣

賸

羣凶猶索戰

回首意多違

初爲和親之因以籍其來助順和親既非而索戰則所以藉之之意又違矣曾言又云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遂與意違也

和親事却非

作賸賸

死公主以無子得歸

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幼女寧

作賸賸之意又違矣曾言又云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遂與意違也

遂與意違也

歸燕

此公感物託意以自喻也

不獨避霜雪

喻辭亂也

其如儔侶稀

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之諭

知歸

四序送運已有炎涼燕自知之諭

甫之去就非若俗能之奔競也

言又云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遂與意違也

還識機故巢

儻未毀故鄉喻

遂與意違也

會傍主人飛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

戰國策鎧甲効勝於戰場

兵効勝於戰場

黃葉墜我前

墜一作墮

江淹恨賦望

平原蔓草繁骨

爲蔓草纏

四漢傳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

約漢言中國也唐承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

故老行歎息

今人尚開邊

嚴助前漢當雄開江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洛陽之北九百餘里

四漢虜互勝負

勝負一作失約漢言中國也唐承

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今承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

耶

耶頃二軍同晏眠

肅宗已平祿山奈何思明猶據鄆南意欲專事鄆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

尚与以番擒戰虜云開拓邊疆以復吾中國故則獨不念累骨原野
可為墓廟也故甫欲得廉恥不邀功之將往務安邊來則守禦去則
勿追與二軍晏眠不全生事斯可矣譏當時

將帥無恥養寇以貽國患而自肥其已故也

高秋登寒山

寒作塞南望馬邑州

于寶搜神記秦人築城於代州塞內以備胡城頑者

數矣有馬邑定呂夏卿兵志唐肅宗寧憲元年罷右節度使高駢言馬邑蕃州據秦

城山谷間相距三百里城州皆一二十道也諸從就之遂貨馬邑州於鹽并城置靜戎軍趙使八百騎漢昭明之馬邑乃秦州地今於本處有石碑

降虜東擊胡

胡漢匈奴傳匈奴數使騎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況

壯健盡不留石仇使晉

例怒傳漢大發開東輕

野族也朔方以東備胡

猶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庐

行雲秋老弱哭道路

賈捐之傳朱崖反發兵擊之指之以爲不可議曰退攻此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業中事反覆

集公有懷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

願聞甲兵休

匈奴傳匈奴上書願寢兵

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

上書願寢兵

與謀

南意謂代州唐家以夏降虜在此方向統以兵助帝東詔

山代州壯者盡行推舉弱守城百八十餘兵與雜種降湖

死一碌山復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也况又縣中叛服不常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者積如丘山禹一更有變諸將已富貴誰與國家謀是事哉時思明在鄴勝負可知此甫所以爲朝廷憂也按禹貞歌貞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士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与之使立社

豐年孰云遲

孰作既

甘澤不在早

曹植詩膏澤多豐年

耕田秋

雨足禾稼已映道

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

門士

衡門貧者之居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接遲注橫不爲門淺漏也

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

時春早至秋方雨春苗

容和稿原既收形成渝衡茅之十丈困一日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

邪甫意勉以困之士識驟進立功者不足爲貴也晉阮籍詩朝爲美

少年夕暮爲醜老

但訝鹿皮翁

鹿皮翁甫自此也

傳鹿皮翁者蒲川人少爲村小吏機巧牽牛成器械水山上有神泉

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丁斤斧二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日傷道四門成升其巔作向真舍留止其旁絕其門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水自七十一年雷水未止來下乎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今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辟遺宗族令下山著皮衣遂去遂上閣後百餘年下賣紫於市

赤谷西崦人家

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公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元年賤華州司士馬關輔餓亂乾元三年遂弃官之泰州宿于赤谷西崦又

家因有是詩也

躋險不自安

躋一作路安王荆公作宣言行役

出郊已清

月逕迴日氣暖

謂溪繞山回環其地燠暖也

遙轉山田熟

謂因環皆山田遙隔山轉

暮欲問桃源宿

雨愛此處風景比之桃源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於溪忽逢桃花林夾

岸芳菲鮮美漁人異之復行窮其林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入初極狹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色平廣屋舍櫛然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便邀還家設酒作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与外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數日許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初月

因寵太

是時肅宗乾元初甫在秦州避亂作此詩以刺

遇也

光細弦且上

光細一作常時豈陳下皆刊作欲趙瘦云乾鑿度日月二日成龜八日成光其成光之際則名曰弦

外已隱暮雲端

微升塞外渝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雲端渝

言初月方始出之月也

影斜輪未安

謂龜未圓滿也

微升古塞

善守籠稍稍預政事當中人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撫權徙太上皇西內諸寧王之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歟被越王係謀若太上卒以誅死詳觀此詩頗有深意

河漢不改色

言月出便隱惟河漢不以月之隱而改色也

關山空

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滿一作滴謝靈運詩團團滿葉露

擣衣

亦知戍不返

婦人知其夫戍邊亦不返也

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

苦一依暮况經長別心

作鼙

寧辭擣衣倦

一寄塞垣深

城也燕邕上疏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置殊俗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謂

聲也此篇言勿以之急秋至則以織竹寒衣送至塞垣用
盡閨中之力以壽衣其砧苦聞於空外使人不忍聽之也

促織

爾雅釋蟲螻惟於孟夏螻鳥於孟夏螻鳥於始秋注布袁一名戴柏一名戴勝螻化山春秋考異郵曰孟秋戴勝降立秋以織鳴詩臨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萇傳燃螻螻山崔豹古今注螻一名今蓋秋初生得寒乃鳴齊南謂之蠍婦又曰促織一名投機謂其声如急織也又曰沙雞一名蟋蟀謂其声如紡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父客得無決故妻難及晨

妻亡彌補作妻

悲絲與急管

絲一作絃鮑照

白丁出宿急管為君感激異天真

促織秋蟲也常夜則其声

舞古樂府悲絲激新詩

草根夜入人床下使父客故妻皆興亡易揚

感者也雖有悲終急管不若此蟲聲自然也

螢火

此篇公因物所感而作也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

名宵燭一名燭耀一名燐腐草

化之食蚊蚋也

幸因腐草出

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敢近太陽飛

螢火常以夜飛而腹下有光詩所謂

蜀羅宵行是也即未嘗近太陽以意測之吾所以太陽俞人君螢乃爲宜所化月令所謂腐草爲螢是也古者謂官刑爲腐唐之季世間亡弄權公之此詩蓋議之也故有敢近太陽之語然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前閣侍小人侍君之側弄權肆謠也說文日太陽精出

未足臨書卷

晉車胤囊螢以照觀書

時能點客衣

前其能以識言中傷正人

也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更

歸

螢火出於腐草前閣侍起於微賤而弄權肆謠一日朝廷清明必蒙贊斥故云飄零何處歸也或云此詩指李輔國也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強其兩切

味苦夏蟲避叢卑春

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言此竹雖疲弱然得其所托亦足以保其生矣

杜工部草堂詩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姪丞相掾子渾姪武威段子瞻瞻弟孚咸從子脩母族弟放放有弟

人物壯不數

傳餘子碌碌不足數

塞上得阮生

追繼先父祖

籍族系盛公爲所當山推爲人物第一自陳留尉氏人物元祐昉江左人門第一蓋昉居于隴外也

靜者性

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劉密

自與益毛髮古

自晉作白蘇本同自

其毛長齊有古人之氣象也

環牆安於環牆之室長蓬蒿時車蓋來往者唯入鄰家而昉之室清雅翳高門禮儒行儒有環堵之室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如蓬蒿沒人開

清詩近道要

昉獨有理趣

識子用心苦

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

堵環

門養性終身不出

予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爲詩也子一作字或引劉蕡常從揚雄李作昉見雄太元謂之曰空自苦謂昉善家事故云

尋

我草迎微寒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林避喧甘猛虎

是時昉歸兩尋訪南潯欲遠引深遁謝足明箕願客榮貴如

糞土

禹美院昉真有箕山潁水之節視榮貴如糞土然按呂氏春山之下頃水之陽左氏僖二十八年

傳某季曰况瓊玉乎是吾糞土也

春矣

三違頃水春

嵩陽蠶頃川違別也昉避緒尚不投宿畧錐繁猛虎所不甘心也

山莎嶺嘗

陶公漉酒巾

南史陶潛傳將候督筆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甲覆復著之

獨臥高陽客

陽一作雲

三違頃水春

嵩陽蠶頃川違別也昉避

已經三

艱難

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役

宋謝靈運好晉

山莎嶺嘗

陶公漉酒巾

南史陶潛傳將候督筆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甲覆復著之

彌字宙

謂益城之多也

此物在風塵

言此猶物也

歷下辭妻被

甫昔在麻下曾與兄同被而寢也後遠姜肱與二弟仲晦季江以行李著聞其父愛之至謝承書曰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別恐污

之旁其婦遂乃染姐石捐棄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占吾子矣遂居焉

關西得孟隣

之母號孟母其名舍近墓孟子之少姻也爲裏間

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

人性沉靜故心機神妙也

生藝絕倫

美彪草書詩筆之過人也

草書何太古

一作草書詩興不無因其秀

神曹植休前輩

以美彪年可與之仲前更无子建也

張芝更後身

以美彪草書詩筆之過人也

數篇吟可老

英好草書時入宝之小紙不遺毫

仲荆謂之草聖

之草書雖言彪之詩筆雖古

莫能窮其趣也

彪恐罹遇寇而逃深潛訖所親寧聞倚門文

指親戚而潛

避也詩將忍將懼為功名所誤故至敗逐也

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入王出走故不知其如汝尚何帰又昔醉

卿王出走失王之如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归事母至孝凡出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所必至

矣

盡力繫譽晨

言精寫其勝以奉母也東廣陵補

驅馳喪我真

奔波風

誤康絕交書性復踈懶筋鰥肉綏

其真率

中散詩馨亦文膳絮小晨餐

或愁辛

索居猶寂莫

舊一作尤索悉各切散也禮離羣索居

相遇益秋辛

淹江

蹕或踈懶筋鰥肉綏

中散詩馨亦文膳絮小晨餐

或愁辛

或愁辛

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

南陔詩馨亦文膳絮小晨餐

或愁辛

或愁辛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七朝也後唐

世祖修高廟

諭肅宗推恩

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

氏信公二十四年

高帝爲太祖一歲五祀

山四皓皆河內軒人秦政雪乃

晉侯賞從云者

上隱此山

商山猶入楚

山四皓皆河內軒人秦政雪乃

相見前注

源水不離秦

花源也肅昔謂帝鳳翔非

有帝王之珍以待

功今恩例不及於肅使南困於荆楚客于秦川

餘見前注

存想青龍祕

道家

有存想之法此下皆美彪也神仙傳太陰女曰彼行白虎

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象論曰青龍東方甲乙木蒼藏變化做

合同龍居震位當六八虎數元生在一宮

楊子問神篇合曰鄭子真不屈

李母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孫柔之瑞應周黃帝時丙王

母使使衆白鹿獻玉黍之體符有金方也又周真義入龍嶠山見

李母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孫柔之瑞應周黃帝時丙王

母使使衆白鹿獻玉黍之體符有金方也又周真義入龍嶠山見

門子乘白鹿而行

耕巖斗谷口

楊子問神篇合曰鄭子真不屈

其志而耕于巖石之下餘見前

即河濱

即一作欲河上公漢文帝時綽草王何濱

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餘見前

時參符應驗

晉高共右附後方

囊中藥未陳放懷殊不悵

良覲

言彪之勃伸而

會也肅與彪別後

无緣再展良會也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肅之勢缺也

以跡散故伸甫

也

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論語依於仁

鼓角凌

天籟

尹子齊物篇汝不聞大籟乎

關山倚月輪

作信

官場羅鎮磧

場

作豪橫變作錦四鎮之地皆置官場收賦斂以供軍須也或曰官之戰場也

岷峨屬尊江縣

蕭瑟論兵地

作功

蒼茫翻將辰

作芒或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

餘孽殘

高興知籠鳥

潘岳秋賦猶

他魚籠鳥而有斯文起獲麟

言鶴之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或曰鶴之著書如孔子春秋起於獲麟也左氏公二十四年傳升于西狩獲麟

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蘭桂芳草才華落而變衰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

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二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

遙憐

舍弟存側身千里道

劉愬傳側身黑巷處約思純張衡四於詩側身以望涕露襟

守食

一家村烽火新酣戰

淮南子冥覽訓晉陽公与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出爲之反二告

帝

垂舊血痕

詩漏思泣血

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宋玉有招魂篇

汝懦歸無計

懦奴計弱也

深負鵠鵠詩

鵠音切鵠靈經切鵠鵠水鳥也首尾動指相應故以喻兄弟相助也詩棠棣鵠

鵠在原兄弟急難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

命如絲

後漢劉茂傳孩稚爲

賦所圍命如絲髮

秦州二十首

寰宇記魏初中分龍右爲秦州秦州曰天水郡州記曰前湖水漫不溢冬不縮

甫乾元初坐論房琯事貶華州司功屬閔輔餓死

官西去度龍石客秦此詩二十首今止十九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有此游也因論房琯

遲回度龍怯

甫時

及闕愁及一水落魚龍夜

天水縣西山謂水龍山其水東出因流潭深不測出正色魚俗以爲靈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爲魚龍水謂之間又倦游錄云龍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妙破石得之多鮀鰐

之服鱗鬣皆具狀如插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

以而七疑爲不遂情形亦爾或曰按司馬道元水經魚龍以
秋日為夜日龍秋分而降則其號爲淵疑甫或用是也

山空鳥鼠

劉注釋鳥鼠同穴其鳥爲鴟其眉爲鷺郭璞注鷺如人家鼠而
西首陽縣孔安國尚書傳六十六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互爲牝牡後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山海經曰渭水鳥鼠同穴山東
生何入華陰北唐志鳥鼠同穴山自渭州之
渭源一云鳥鼠山渭川青雀山謂水發源也

西征問烽火

前注

心折此淹留

謂時吐番之亂也

秦州山北寺

作城

勝跡鬼罿宮

罿五高切地志秦亭鬼罿宮
洛河山磅礴崔嵬

後漢隴畧傳畧天水成綏人注水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小龍城縣西
北初置據故地隴禹水制令爲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畧爲朔寧王
寺即畧故居

苔蘚山門古川青野殿

空月明垂葉露雲逐

渡溪風清渭無情極

後漢志隴西郡首
陽山渭水所布

愁時獨向東

趙

州圖領同谷

甫乾元九年秋出諫垣祿三峯今一年秋挂印客
秦東游秦谷十道下漢下鄉道正始中立廣業郡

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按寰宇記唐成州禹
驛道出流沙

後漢志隴西郡首
陽山渭水所布

傻

志延平流沙獻帝
立爲西海郡

降虜兼千

長安二年正切服也唐
蕃貴人突厥于大會帳

有萬家馬騎珠汗落

珠一作朱韋馬之千血也

胡舞白題

斜頭一作帝非是白題
傳白題國王姓支名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裴子野傳武帝

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又渴骨遣使由岷山道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
漢顙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

白塗莖其額也

年少臨洮子

子一作至洮徒刀切
今之洮州也餘見前

鼓角緣邊郡

此篇詠鼓角也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聽讀平聲

一槩

時東有文史之亂西有
吐番之侵故云一槩也

吾道竟何之

孔子云吾道非耶

南使且天馬由來萬匹強

此篇賦天馬也前漢張騫傳武帝
發書易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駕好名曰天馬又得人死汗血馬更名烏孫馬西極人死馬
曰天馬又礼樂志武帝歌曰太乙兄天馬下又天馬來從西北

雲連陣沒

或曰南使乃沙苑別名唐置牧馬監是時可汗

於潼關九節度丘貳於相州并馬方以通音信也

矣故南傷之西京雜記云帝自

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浮雲

浮

七聞說眞龍種

甫自喻也武帝大馬歌天馬從龍之媒

仍殘老驥驕

仍殘亦作空餘

哀鳴思戰鬪

趙子樸云唐人以餘爲殘蓋言所餘馬遺比也

不用於戰故哀鳴思戰鬪也豈非公自

邪迥立向葦葦

城上胡笳奏

言用兵以禦止番也

山邊漢節歸

言通使於土番即歸如蘇武張騫之持旄

也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金微州名言奉詔發兵擊比虜於金微山大破方金微也後此突厥嘗傳憲以比

士苦形骸黑

言上卒行役勤勞之故也旌疎鳥獸稀

於民那堪往來戍

言上卒行役勤勞之故也旌疎鳥獸稀

城尚有思明所據以虜而後解則戍役

之士疲於往來所以恨其未勦滅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

古今注室作石

一無風雲出塞

者本所以

擁家夷不夜月臨關

趙子樸云今秦州有无風臺不夜闌蓋後人因杜甫詩而爲之名也引博聞見錄云

月如晝也又解道康齊地記齊有不夜城

白有日夜中照於東境

故屬國歸何晚

言使末還也蘇武

櫛蘭斬未還

言賊未擒也前

漢書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介子

使以斬獲蘭王安歸首之出關封義陽侯

煙塵獨長望

作一襄颺正擢顏

聞道尋源使

時遣使因吐番因借張騫以為言前歲張騫傳騫

地形所有大宛以蒲萄為酒死別呂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半天馬子

也刑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見一女織丈夫

牽牛飲河遂還山海經覓

嵩之東南隅矢推河源

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時幽燕在賊境郡固未寧也

至今來

右皆用

事也

一望幽燕閭何時郡國開

時幽燕在賊境郡固未寧也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十多死亡哀廣

之聲形于羌笛

今日明人眼臨洮好驛亭叢篁低地碧

高柳半天青詩岩脩韻謂

此狀釋亭是物之盛也或曰竹以喻君子柳以喻小人

稠疊多幽事

謝靈運始金壘詩岩脩韻謂

老夫如

乎閣使星

時亂多故竟喜見使吐蕃者之往來也後漢李詒指星以視二使西人又志流星天使也

老夫如

有此不異在郊坰

老夫如在郊坰矣則如在此亭景

雲氣接崑崙，寥寥塞雨繁。四聲切羌童看渭水

羌童謂降虜以

如而蕃自出後漢志龍西郡百陽渭水所出

使客尚河涼

尚一作向或不南自北也

煙火軍中

暮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

雲一作風

黃鸝翅垂兩蒼雁鳥

飢啄泥。

旨公自第之辟

前門誰

自北

蕭門指祿山之巢穴言收復無苗者有誰也或曰淮自此言无

人比還也鮑照出自北門行慕騎市廣武分兵撥湖方投鵠報明主身死為國殤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不意書生耳。

南史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徵伐國而欲与白面書生輩謀事

何由臨衰厭鼓鞞。

鞞作見韻

鼙

山頭南郭寺。

同

水號北流泉。

水万折必歸者東其勢順流蓋亦惡其逆尔

老樹空庭得清渠。

邑傳。

秦州訖天水縣界外天山有

入長道縣界秋花危石底。

秋花非元物況危於石底公命意自傷類多若此

晚景臥。

鍾邊。

作前一悅仰悲身共溪風爲颯然

作蕭

傳道東柯谷深蘿數十家。

趙雙云秦州枕上麓也

東柯谷

公集有左遷東柯谷詩又有西枝村宿贊公士室詩天水圍經龍城色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姪佑草堂東柯谷形如積麥佛龕剗石閣道紫芝上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玉堂開話龍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遊人如市也

對門藤蓋瓦。

言藤蔓叢叢蓋瓦上也

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

粟。

種粟皆在肥地而地瘠誠宜粟者則地之美可知也

陽坡可種瓜。

廣志曰瓜之所出嚴皇之種爲美毛文錫茶譜云宣城縣有茶山其東為朝日所燭号曰陽坡其茶最勝

形如小方餅橫鋪苔芽其上太守常薦之於京洛題曰陽坡橫紋茶是詩所謂陽坡其亦以日之所燭故

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借言桃花源也或引俗以二月水

為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

沈尤切後漢西南夷傳白馬氏者武帝以為武都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仇池山在今成

平仇也氏建西康州于同谷二秦記仇也本名仇維州上有池故名

仇普通小有天。

第一

天按集公憶昔詩云出尋小有洞是也

神魚人不見。

出溪傍池有

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外舅乃撲其室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舅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一室是也唐皆昔遺名悉端奉表言甥先帝舅最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近天威也左氏僖公九年傳王賜齊侯胙公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得違顏

咫尺

何得近天威

作德

近天威也左氏僖公九年傳王賜齊侯胙公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得

違顏

鳳林戈未息

秦州記抱罕原北鳳林川山中有黃河水東流十縣山川禁也

魚海路常難

郭子儀取角海

周禮摯氏摯龜以令軍事凡軍事縣壺以聚擣易曰井收勿幕注

井曰收勿幕則勿既暮之久言軍旅飲井者既而既暮之井鹿其

縣下軍中之器以此表此井也

慕一作暮節艾伐蜀懸軍深入

南地形訓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

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

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

漢飛將軍何時議筑壘

大戰樓亂西極北庭卒皆震動故南思大將

將軍有如李廣韓信者出焉禪其亂也漢高帝齊

戒設晉陽拜韓信爲大將軍

謂山曰閭闔門之僮

志子晉止一名竄委山即會稽山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

云東南天柱無日窪委亦帝左闕之墳承以玄玉覆以盤石其書金

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環其上禹乃東巡而白馬以祭忽然而以

夢見繡衣男子自称玄武僕水使者却坐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

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山字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

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是也

讀記憶仇池

廣一作梧觀此秦州詩兩言仇池甫意蓋厭秦離欲命駕西南游同

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竦起數丈有踰人功東西

二門上則岡阜爲報紀爲行舊指言平日同在莊子逍遙遊篇鷦鷯

集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興五首

蟄龍二冬臥

易係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老鶴萬里心

昔時賢後人

未遇猶視今愁康不得死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著赤函論

鍾會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

圭八

天下以康爲慮，因譖康而信之，將刑東

市。

康索琴彈之，曰：「吾之質，以散於今絕矣！」

孔明有知音

蜀志諸葛亮傳

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生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又如龍蛇

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千歲久爲枯林！

此傷懷材而不遇也。夫龍

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雷霧雨，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雖心在萬里，奈已老何？喻孔明日暮途遠，無一言之援。是以刑于東市矣。且猶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與不幸耶？隴

底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之爲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南所以傷才士，不遇有道之君。其與枯木何以異乎？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問處士節獨苦

獨一，豈無濟時策？

策作術

終竟畏羅罟！

一作終歲，畏罪罟

林茂鳥

有歸水深魚知聚。

淮南子水積而魚聚，林茂而鳥集。公有詩曰：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也。

舉

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

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鼯鼠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

趣舍行止，乃人之巢穴也。且名得棲宿而已，因繹耕於壘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舌居田畝之中，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予？」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誰所遺不同？未爲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竊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

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朝家以廟名山為夢寐，謂此觀時君之不可棲托也。甫奮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能相其意，亦欲濟

時，柰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者，此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新武詩：良友遠別離，各自在天一。武芳切，書雲中鴈爲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日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

歸晉作掃

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

范雲詩寄

我西北飛，豈無柴門歸？

歸晉作掃

禽鳥亦有行。

行戶郎切，列也。

謂虎狼喻盜賊，鴈以喻兄弟。甫思卿謂虎狼喻盜賊，鴈以喻兄弟。甫思卿

欲歸杜曲，恐爲盜賊所害。是以人不若禽鳥乎？

客子念故宅，尚有行列南。與諸弟離間，可以人不若禽鳥乎？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詩人多以風雨喻遭難，甫自喻如蓬爲風所飄不獲歸。本宗也。曹植詩：轉蓬離本根。

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

三年門巷空。

綠山反於天寶十四年乾元元年始修，京師凡二年也。

生涯能幾何？

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

但烽火戎車滿，隣東。

詩戎車既駕

生涯能幾何？

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

地有

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

洛陽東都也
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

親友相追攀

王粲十京詩
親戚對我悲

明文相追攀

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曹植詩關雞東郊道驅上彼南山

煙塵

阻長河

謂史兵於鞏洛也

樹羽成臯間

漢志成臯屬洛陽
樹羽謂建旄旌也

回首載酒

地者載酒過之

揚雄傳好事

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時安史再陷洛陽
追百舊日載酒之地遨遊之所豈

既過期但恨已非朱顏不復觀收復世平之日也

寄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

心行阿耨多羅善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一昨陪錫杖

鋤杖經拂比丘比丘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一名智杖一名德杖彰顯

智行乃德本故餘是下江衡庭詔但願

卜隣南山幽

左氏昭公二年傳惟隣是卜

年侵腰脚衰

陸山脊曰岡竟日

陽光留

崖陰謂山北風寒年老衰疾不使居處欲下陽同以圖多背之之候也

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

爾雅釋山脊曰岡竟日

焉心所求

俗問告求曰隱耕于此也

近聞西枝西

西枝乃東南谷西枝村之西也

杉漆稠

一作杉
參網

亭午頗和暖

四時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大口賦義和亭午

足收

言且當期瘦也

塞雨乾

東南切

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

上面勢龍泓頭

謂相度左右龍虎頭如何耳

柴荆具荼茗遙路通林丘

托言太公伯夷避紂之竄故薦公相通往來也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言得以荼茗與贊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居東海之濱今甫亦避唐亂而卜隱于此所以示識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宿多

前漢西域傳大宛俗貢蒲萄酒

宿種歸種於離宮館旁

注今皆有之漢時種也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

馬蓋同宿後漢使因采蒲萄酒

烽燧

輒一作搖烽烽一物二名燃

火曰烽舉煙曰燧餘見前注

胡兒制駱駝

一作掣一列反又尺

驅立掣而後伏伏之而後因

列切玉篇挽也字書牽也今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遺懷

愁眼看霜露塞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謂作精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

樓鶲以其无可樓故名之古尔

蒹葭

爾雅釋草蒹蕡言葦也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沉波
體弱春苗早苗亦作甲一作風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

恐歲蹉跎

亦一作祇兼葭衰晚不能自守非歲寒之貧也

除架

瓠架也

束薪已零落

瓜架必以薪爲之令瓜已熟則架士之薪零落也

匏葉轉蕭疎

崔豹古今

住匏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

瓜实既結則其蔓可除也

秋蟲聲不

去暮雀意尙如

架除而鳥失棲托也

寒事今罕落人生亦有初

夫之初生束薪爲架以承之至花結而成實則除其蔓而毀其架木甫因

感而傷之以謂人生未嘗不初自漢其年少之時文字炳耀声誉赫

相今斯亦棄老而客于

秦其何年落如此耶

廢畦

菜圃也

秋蔬擁霜落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所主切計出公自閑也不忍

蔬之聚處故於暮景之破數其枝葉耳

天風吹汝寒綠露沾泥滓盡香與歲時

闌生意春如昨

疑作者曾是春

悲君白玉槃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苦血霑衣

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

清也然商声雖清而獨悲今欲尺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以血也

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

悲聲此而相微細耳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蓋言不獨入聲之秋雲動而風悲也

天末懷李白

趙子櫟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水十載而謫夜郎故云在秦州裏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

周書時訓立秋之日涼風至陶潛江陵夜行詩涼風起將夕

君子意如何鴻

